

雙井錄

十三
十四

15
1907
8

15
1907
8

輟畊錄卷第十三

中書鬼案

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宣慰司呈八匝街禮
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
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
房窓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遣送
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
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
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這
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爾家作恠

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魘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絨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

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竟使去人家作禍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朶眼睛咒取活氣剖腹胸剖心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爲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竟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恠

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咒燒符聽得口
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
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咒語收禁
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絲帛頭髮相結一
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
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
見廣州舊識鄭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覓我有收下的
的生意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鄭先生取出五色
絲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
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爲由前到大同路豐州

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
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
采生覓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
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
彼出後萬里密念咒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
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
開扯下懸蓋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
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
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稍脚十趾梢却剖開胸腹纔
左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

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寬周月惜等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爲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太同路豐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

遷徙海南安置

烏寶傳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入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爲戲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下貫之道

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由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局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

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實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望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

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綠窓遺藁

新喻傅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

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父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

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
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
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
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
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
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恒毀其藁家人
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紵組
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
因出其藁得五言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
者廿六句持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藁序而藏之

五言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
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
聽不須調右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
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
月轉晚妝樓右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
月年年映壽觴右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
雪下喚婢捲簾看右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
對冰雪不愛艷陽春右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
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右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

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右綠窓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右小妹方纔習孝經，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誡窓前讀，嗔道家人不與聽。右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痕。右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上聽春鶯。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春雨隨風濕粉牆，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空堦

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右小憇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乞巧樓前雨乍晴，彎彎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鬪取金盆看五生。右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十未成章詩曰：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見棲鴉。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萱草當窗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茶蘼落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

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
教婢回金剪驕姝真入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簷裏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
海棠帶雨照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暗牕
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
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
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患何能齊日月從此始
右皇天平四時白日二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
故衾裳歛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但歸

路玉顏不可恃况乃統與素累累花下墳鬱鬱塋西
樹他人亮同此胡爲獨哀慕右新婚誓偕老恩義永
且深旦暮爲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
北林空帷奠巾櫛中房虛織紙辭章餘婉妾琴瑟有
餘音瞻言瞻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
我心掩穴撫長墓涕下霑衣襟右人生貴有別室家
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爲
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
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感獨曰幽幽蕙
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

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日復愁思亂，鬼傷夕
方永，氣變秋將晏。當窓慘斷素，損篋悲柔翰。憶初成
好合，誓旦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寢忽
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曰曰
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
昔爲連理木，今爲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曰奄在茲。
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爲我思。
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
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虛窓明月滿芳
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幽泉下貞

心空自知。右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
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江
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
日暮飛花故著人。右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
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爲將嗜殺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
歸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
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
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

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
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呼
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歛胸間微
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
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
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平
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
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
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
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

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
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
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
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
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
命原攝卒引至原憩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
而起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
至京師者差進士商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
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
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畧

節太繁如上

釋怨結姻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賃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王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季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

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即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

間聞入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旦
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
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
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
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
疑給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
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
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
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
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

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
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監之所以李
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
復田未必其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
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
人哉

杜荀鶴詩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
中何事不傷冤因供寒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畱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太公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爲是後漢李固之父郃爲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剛介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聞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爲天守綱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丞相荅失帖木兒即駙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

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官陰畜一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覲面入降大虧臣節反以籍口矜爲已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爲耻昔丁公爲項王一將耳嘗一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執未分尚以太義責之以示垂戒今答失帖木兒之於晉郎爵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况天曆之初營克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

又復賄賂權臣出爲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誅設居相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辯愚恐姦臣賊子接踵倣倣甚非國家之福伏望聞奏爲天下正綱常之義將答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分嚴

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爲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道不爲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魯禿納鉢裏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班經歷藏吉蒙古必闡赤朶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黜罷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爲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爲公謀聘之旣歸執婦

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妹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爲嗣續計耳今夫人旣生子妾又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罷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爲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

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
家爲孝子而在朝爲忠臣也然其駁歷臺省秉性剛
介不畏彊禦事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
國戚莫敢孰何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
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
卒

發墓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且各處陵
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
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

空餘白玉簪

輟耕錄卷第十三

輟耕錄卷第十四

忠烈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有入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輩皆懷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爲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

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爲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爲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以諭民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

旣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爲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住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李羅帖木兒皆遁去僚佐司屬悉爲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臥病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

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
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
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遯去日中執益熾分
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撾指揮左右迎戰衆驚
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
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
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
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
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丟則叔父無後不孝

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
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
聞之手批責以太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
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
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
將棖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
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
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
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

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蠶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詞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爲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蛟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爲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且攻

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失遂爲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拜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且暮且至殺爾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

爲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

爲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旣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再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爲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

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
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
田里父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軍
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貞阜具牲醴告祖禰既竣
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園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
晚節如是足矣命酋等治睡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
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
一手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燕息寢處
人莫得與俱詰旦酋等恠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
自經得手書遺語太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

晚節爲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
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僞官
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爲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
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
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爲臣辱國爲將辱師敗降奔竄
不可勝計甚者含詆忍耻偷生冒榮以爲得志名節
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萊烈於千百之中莫克
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

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坐總
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費
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
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爲遂以驚動天下而
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
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乂坐廢黜夢正之分顯講教
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
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
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
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太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

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爲父死婦爲夫死聲光赫奕照
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
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是亦深仁
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

瘞鶴銘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
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
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
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

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伯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
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
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
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真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已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
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永嘉晉惠帝年名乙
未即天監十四年也後
終梁世不得有乙未歲
也

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
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
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
以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
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
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閒
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
陽文忠公以爲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
顧況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

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

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澗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

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楊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風入松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

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內矣翦一作試

四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怨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平內

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
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
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
忍成不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
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
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
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
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
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
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

也形而爲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
有所言彖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
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
以去辨養靜初上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
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
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
不及舌勝口說也下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
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
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

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怨卦曰怨有孚終吉彖曰怨之爲道善推其所爲而已以已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怨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怨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

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已之道不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吳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爲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

進不可御也上六蠨蛸升高躡而不悔象曰蠨蛸升
高其道窮也躡而不悔亦可戒也

點鬼錄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垛死屍
見江氏類苑

房中術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
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
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
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

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
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
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婦女曰娘

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
女囊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
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
江南謂男親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
娘苗人謂妻曰朱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朱
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

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
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策書云况娘春秋已高
溫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齊
和云踏踏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
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
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冷肥有韋虎
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
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太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
聞喬知之婢窈窕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
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

曲韋應物詩春風丁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
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巧於市韋青納
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韋江南曲始自朱崖
李太尉鎮浙西曰爲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
鸚鵡爲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
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
杜秋娘年十五爲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
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
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感集歌成翔客喜
擎觴起立金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

韋尚書家王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臥病遇姪娘
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鸛鸛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
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
陸希聲妻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見侍
帟擲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
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
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款狎續齊諧記齊頴
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王令宮
嬪官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
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太官

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
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
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
軍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
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
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
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
常不在場切須款款細思量且上水莫問米浮圖倒

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
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
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爲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
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
人也豈其然與

上頭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
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
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

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脉齋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
今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
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入相
伴洗裙裾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
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
鬢下頭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遍身黃毛長二分

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
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背
後剝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
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
含神霧東北極有久長九寸殆為此小人也靖或作
淨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
腊者豈其人與

張翰林詩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

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紅貫日仙家談笑海揚
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此至正辛丑
間張蛻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
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
矣

輟耕錄卷第十四

耕錄卷第十四

